

生活纪事

# 大雁飞过菊花香

□江初昕

每到深秋时节,无意听到天空中“嘎嘎”的叫声,抬头仰望,原来是一群大雁或“人”字或“一”字向南边飞去,不禁感叹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这个季节,公园里的菊花也悄然绽放,一朵一朵妩媚地笑了。

父亲退休后,没有留在繁华的都市里,而是和母亲一块选择了回到乡下老家。开先我是不理解,乡下有什么好,不但交通不方便,而且各种生活基础设施也都不完善,住到那种穷山僻壤的山沟里,非得闷死不可。父亲听了一番牢骚,呵呵一笑而不语。而是像一个睿智的老人一般意味深长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两年都没有回家看

望父母了,倒是父母时常打来电话关心我。这年深秋,我坐在写字楼里,无意听到天空中“嘎嘎”的叫声,我推窗一看,一群大雁扑扇着翅膀奋力飞翔。看到眼前的景象,我突然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动起了归乡的念想。于是,安排好工作,整理好行装驾车朝故乡奔去。金秋时节,天空高远,云卷云舒,金黄的田野,硕果累累。来到老房子前,父母把老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篱笆花圃、藤架根雕,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花草,这个深秋万木凋零的季节,唯有老房子前的院子里菊花盛开。看那菊花卷起金黄、浅紫的流苏,团团簇簇,满眼满眼地盛开在一眼可及的砖栏上。那金黄的明艳,浅紫的典雅,在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耀眼。我久久地伫立在菊花前,凝视着她的芳泽,轻嗅着她的

清芬,任时光悠悠地流逝。

听母亲说,父亲特别喜欢菊花,菊花的品种就有几十种之多,这让我想起田园诗人的鼻祖陶渊明。陶渊明解印辞官归隐山野,晋代陶渊明爱菊如痴如醉,他怡然自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此,菊花被人们称之为“花中隐士”,而陶公则被后人冠之为“菊花之神”。空闲的时候,就蹲在菊花的花圃边,或抓虫剪枝,或松土浇水,就像照看自己的小孩一般呵护着。再就是拿一把旧椅子坐拥在菊丛,一张报纸,一杯清茶,读读报,看看天空偶尔飞过的大雁,过着恬淡而惬意的日子。而母亲则在屋后开荒了一片菜园,时令蔬菜新鲜有机。父亲还将那些即将凋谢的菊花摘下,晒干以后做成菊花枕,有清肝明目和安神助眠的功效,枕着这样的

菊花枕睡觉,踏实又安稳。

父亲笑呵呵给我泡了一杯菊花茶,菊花在滚水中上下翻滚,不时吐露出气泡,在滚烫的开水里舞蹈,逐片花瓣经水冲泡,依次绽放开来。经过一番演绎,终于以淡雅的姿态一瓣瓣舒展开来,归于平静,静沉于杯底当中,鲜活如初。端杯轻轻地呷一口,浓香扑鼻,入口甘醇。

晚餐的时候,父亲又捧上他的宝贝,说是菊花酒。父亲告诉我,古时菊花酒,是头年重阳节时专为第二年重阳节酿的。九月九日这天,采下初开的菊花和一点青翠的枝叶,掺入准备酿酒的粮食中,然后一齐用来酿酒,放至第二年九月九日饮用。传说喝了这种酒,可以延年益寿。说话间,父亲从地窖里端出去年酿制的菊花酒。洗去泥土,轻轻敲开泥头,揭开封口,用竹筒舀进瓷碗中,淡黄而透彻,闻之清香扑鼻,抿上一小口菊花酒,舌尖生香,清冽甘甜。

现在我终于恍然明白父亲执意要回到乡下来生活,原来是想远离尘嚣,过着恬淡悠然的生活,正如陶渊明《九日闲居》所说的那样:“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持螯靡由,空服九华。”

生活感悟

## 漫谈夫妻相

□张力平

结婚近三十年,成就了老夫老妻,最具标志性的一个成果就是有了“夫妻相”!

西方人认为,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相貌就会变得越来越像,形成“夫妻相”。许多国人更认为,具有“夫妻相”的夫妻婚姻将美满长久。有的人甚至苦心寻找能配出“夫妻相”的“另一半”!

当然,也有人会轻描淡写地说,“夫妻相”只是一种心理暗示。

不知道是缘分天注定,还是长期相处水乳交融、耳濡目染,夫妻长相上总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夫妻相”可谓有情人之间的至高境界。但我总觉得造物虽然神奇,倒也不至于如斯奇妙。人的相貌会变,要变成“夫妻相”也不容易。当然,即便相貌不趋同,脾气秉性、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在长时间的相互影响下也会趋同呢!

虽说夫妻之间难免有差异,但夫妻朝夕相处,饮食结构一致、作息规律同步,彼此了解,感情日深,心心相印。因为饮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经历的情绪起伏等等类似,言谈举止又会慢慢不知不觉中影响彼此,夫妻间的面相就会慢慢地在潜移默化中趋同,特别是神态。仿佛夫妻俩在一起的时间长,人体的模仿机能就会自己启动似的。

不过,人们常说的“夫妻相”,事实上多为“神似”:动作常在不经意间趋于同步化。这是相濡以沫、相处时间长形成的一种默契。“神似”的“夫妻相”。就是夫妻在相处过程中不断模仿对方导致。

有意思的是,由于经常不自觉地模仿“另一半”的说话、办事的脸部表情和动作,天长日久,潜移默化,脸部肌肉运动规律互相补充,向对方的方向发展,形成一种自然习惯,实现“无声移情”。这种“情同一体”促进了脸部肌肉神经模仿运动的自身感应,使容貌发生修正,甚至连眼角皱纹的变化、脸部轮廓、鼻子和嘴角等,都慢慢地相似起来……“形似”了!而夫妻间长期以来种种和亲热的亲热行动,也加速了“夫妻相”的形成。



“一封家书·传亲情”  
好作品选登

奶奶:  
近来可好?一别已近一年,形影都能跑了。

几次梦里重逢,您依然在为我做饭。梦里恍惚您还是去了,但,还是想,又能吃到您做的饭了,所以就满心欢喜地等等啊等等……等着等着就醒了,然后,满腔欢喜化为满心坦然。

是您将我一餐一饭地养大,十几年如一日的在灯下守着我做作业,为了我们您放弃了家里熟悉自在的生活,在陌生的城市寄人篱下,孤独辛苦地生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致奶奶

顺利走入人生新的阶段,工作生活刚刚起步的我总想着:等形影能走了,等形影懂事了,等我脱开身了,等我有自己的时间了,等我经济再宽裕一点儿,我一定要如何孝敬您。然而,一切都迟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和无常的人世相比,一切我自以为是的规划打算都显得太苍白可笑了!

记得工作后您和爷爷第一次来身曲探望我,您显得那么高兴,看着城西的大山兴奋地说:“小时候大人常指着门前的大山说:山那边就是西固县城。一辈子了,没想到您老了,倒真到了西固。古语说,不走的走走三遍,还真是这个理儿。”

您和爷爷爷心意地到处转悠,每每和别的老人拉家常总要满心自豪地告诉他们您的孙女是身曲一中的老师,为了看望孙女才来的这儿。您守了半生,守出了我这个大学生,即使我只是名再普通不过的教师,您也是真的心满意足。

产假后重新执教,如今已近两年,还有

不到一个月他们就要升入高三了。人们常说生孩子是女人的一道鬼门关,但我觉得鬼门关好过,是死是活,闭着眼睛就过了。但,之后养孩子长大的过程,才真是炼狱般的生活,得一天天地熬。长期睡眠不足,职业性质的压力,再加之偶尔的一地鸡毛,有时候觉得真是走到了绝境,感觉心血都要熬干了。但,怎么敢轻易放任自流,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想到自己每一天的工作都关乎一百多个孩子,承载着一百多个家庭的希望,怎么能轻易放任自己?所以,眼泪流过了,孩子睡着了,依然爬起来备课做课件。第二天,依然要精神焕发地站在教室里,依然要口若悬河地完成授课。生活已然如此不堪,讲台便如战场,纵横捭阖,片刻的快然自足也是珍贵的。

奶奶,现在的我是忙碌而充实的,也是快乐而满足的。生活里有很多的风雨,但因您的教诲,我常常告诫自己不去理会那些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只是记得您说的,要认真工作,要经营好家庭,要善待老人,要照

顾好自己。

今年,我27岁了,我认真地工作着,无愧于孩子们对我的爱。我好好经营着家庭,和婆婆合作愉快地照顾刚一岁半的形影,即使有不愉快的时刻,我也记得您说的,要善待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您走了,来不及报答给您,就都给其他亲人吧。我也努力好好照顾自己,每天争取十二点前睡觉,虽然很难做到。您走了,没人做饭给我吃了,所以我也学会了做饭,现在我做饭给家人吃,有时间了,我就好好做饭,就像您一直做得那样。

原以为考了大学,成了职业女性,可以不必像您那么辛苦,但到头来发现,不论何时,生活的本质是不变的。不同的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为人的一生应该过得有责任,所以得认真工作。因为结了婚就有了责任,所以要好好经营生活。因为价值和责任都需要时间来完成,所以要照顾好自己!而一切的价值与责任,都是源自心中的爱与善良,所以,只能更坚定地走下去,没有理由退缩,也不可能退缩,更没有必要退缩!

奶奶,我会和您一样的,像您一样勤奋而善良,像您一样宽厚而慈爱,像您一样默默而坦荡!

您的孙女赵菊慧敬上!

岁月悠悠

## 一盏煤油灯

□苏黎

在我小的时候,给家里照明的是一盏煤油灯。

一开始,是父亲抱着水烟锅子,一天到晚吸溜吸溜地吧吧着。那副水烟锅子是用一根鹿骨做成的,用黄铜包裹着烟嘴。烟嘴磨得发亮,磨得如黄玉。

父亲有肺病,经常咳嗽,一咳嗽就要吸烟。我记得父亲白天里双腿盘着,端坐在炕上吸烟,晚上爬在被窝里,屁股倒着吸烟,那呛人的水烟加上那难闻的煤油味,总会把我从梦中熏醒,我睁眼看着被烟雾包围着的父亲,再看着灯台上那盏半明不暗的煤油灯,就像我瞌睡的眼睛,使着劲头往里睁着眼睛皮子,怎么睁也睁不开。我就想呀,我要是像我父亲那样一夜都没睡睡多好呀,我怎么有这么多瞌睡呢?我的瞌睡好像从来就睡不完一样。其实,我不知道那时,父亲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夜夜咳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睡不着觉的父亲就整夜整夜抽水烟,越抽越咳,越咳越抽。父亲为了节约煤油,总是把灯芯拨得小小的,能发出一点点光,就像一点豆油那么小,能引燃一根枯草就行了。也就是这么一盏半明不暗的煤油灯陪着我的父亲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不眠之夜。

我也是在那时候感觉到这么一盏小煤油灯的温暖,尽管它燃烧后发出难闻的气味,但我一睁眼就能看见灯光下我的父亲,然后我会安然地继续睡我那睡不醒的瞌睡。

后来父亲走了,半夜里,我总是从恶梦中惊醒,睁开眼睛,满屋子是比黑夜更黑的影子。没有了父亲,少了一盏能给我黑夜的明灯,也少了一座能指引我前行的灯塔。我总是在迷茫的黑夜里偷偷哭泣。

围着煤油灯做针线活的姐姐,她就不像父亲那样节约煤油了,为了看清细小的针脚,她总是把灯台放在小炕桌上,灯芯拨得

大大的,火苗儿噗腾噗腾想往高里窜,那黑烟就像妖魔的化身一样,一缕缕地扭着腰,变幻着招式,往满屋子跑。那时,我们一家五口人的鞋,还有衣物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就都是由姐姐的一双手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姐姐白天出工,没时间做针线活,只好留到晚上做。有时候她做着做着就打着瞌睡来,要么把头靠在煤油灯上燎烘一缕刘海,要么针把手扎了,要么怀里抱着做了一半的针线活就靠着被子睡着了,等醒了还自我抱怨浪费了灯油。十七八岁的姐姐,白日里当个壮劳力使唤,晚上还要做针线活,她也正是贪睡的年龄呀,她为了让我们穿得风光鲜,只有在晚上可着劲地做针线活。有时,不懂事的我,还要和姐姐争那唯一的光亮,我想在灯下写写画画,就把小炕桌霸占了,姐姐看不见细小的针脚,从我头上拍一两下,叫让我让光亮,我就跑到母亲跟前告状,母亲总是偏着姐姐,我就不依不饶地哭闹,任我怎么哭,大人也不管我,哭着哭就睡着了,睡着了就不和姐姐争灯光了,一睡就睡到大天亮了。等二天起床,我们一家人两鼻窟窿都被灯油熏得黑黑的,就知道姐姐做针线活又是半夜。

后来,我上高中的三哥回家来的时候,用空墨水瓶给我做了一个小煤油灯,到了晚上,我想在灯下写写画画的,就不用再和姐姐争光亮了,我守着我那小小的煤油灯,画着乱七八糟的画儿,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我们的屋子里,墙壁是黑的,家具也是黑的,就连我们家那个红油漆的炕桌后来也成了黑的。这都是煤油灯熏黑的。

后来,家家户通了电,我们才结束了煤油灯的时代。用15瓦最小瓦数的灯泡,满屋子都是光明,姐姐在灯光下绣花,我在灯光下看书写字……一盏灯下,各各的事,互不干涉,我和姐姐不用再为了一盏煤油灯而争争抢抢了。

如今,电灯已经发展到了不仅仅用来照明,还起到了装饰、美化环境的作用。

灯光的普及和灯光的演变,得益于中国科技迅速发展的结果,不知道再过十年、二十年,又会产生什么样高科技的照明,我享受着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光明,也享受着灯光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幸福。

就让过去那盏陪我度过童年的小小煤油灯,成为我现在光明世界里最温暖的回忆吧。



高扬维权旗帜  
关注弱势群体

伸张社会正义  
倡导人文关怀

# 欢迎订阅 2019 年

## 《甘肃工人报》

工会的喉舌  
企业的知音  
职工的益友  
社会的窗口

全国统一刊号: CN62-0016 邮发代号: 53-9  
全年定价: 192元 季价: 48元 月价: 16元